

紙

文丞相祠紀念冊

李梓材

李梓材編

國民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序

宋丞相信國文公天祥，爲我國民族英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血染柴市，義薄雲天，精忠大節，昭然史冊，古今中外，無不仰其高風。

明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建祠於儒學左側。清道光七年重修，至民國十八年復新之。今爲本校校舍之一部。內有過廳正殿各三楹。院內有古松二株，亭亭直立，又有榆棗各一株，枝幹均向南傾。有文丞傳石碑一座，係宋劉岳申撰明王遜重刻。有重修碑記立石，係清朱爲弼撰彭邦疇書。殿內東面壁上有雲麾將軍斷碑二礎，又有康熙吳涵所書雲麾將軍斷碑記，及光緒孫楫所書雲麾斷碑題後刻石。殿內西面壁上有嘉靖李世德題過文先生祠詩。及清大理院庭長陳壬林所書詩草刻石。北面有咸豐侯本臨識雲麾將軍斷碑記木匾一方，及嘉慶王定遠所作忠烈頌木匾一方。殿前懸有匾一方聯一副。殿內四面懸有匾四方聯四副。正中爲文丞相塑像。桌前左方有石碑一座，上刻信國文公像及衣帶贊。每年中外人士謁祠敬禮者絡繹不絕。祇以既乏文字之說明，又無照片之紀念，參觀而後，未嘗不引爲遺憾。

梓材到校以來，瞬經半載，景仰先烈，向不後人。爰乘校務之暇，將祠中殿宇塑像，碑石聯匾，或攝爲影片，或錄其詩文，付諸手民，印訂成冊，以爲保存古蹟宣揚文化之一

助。倘我全國民衆，均能人手一編，其於振刷民族精神，培養民族道德，亦不無小補焉。
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梓材識於府學胡同實驗小學。

文丞相祠紀念冊目錄

文丞相祠大門攝影

文丞相祠大殿攝影

文丞相塑像攝影

過文先生祠刻石攝影

宋丞相信國文公像立石攝影

文丞相傳立石攝影

重修碑記立石攝影

唐雲麾將軍斷碑二礎攝影

雲麾將軍斷碑記刻石攝影

雲麾將軍斷碑題後刻石攝影

半隱廬近詩草刻石攝影

龕上匾額

龕前匾額

龕左匾額

龕右匾額

龕上對聯

龕後對聯

龕前迎面對聯

殿內東西壁對聯

過文先生祠刻石原文

文丞相傳立石原文

重修碑記立石原文

雲麾將軍斷碑記刻石原文

雲麾斷碑題後刻石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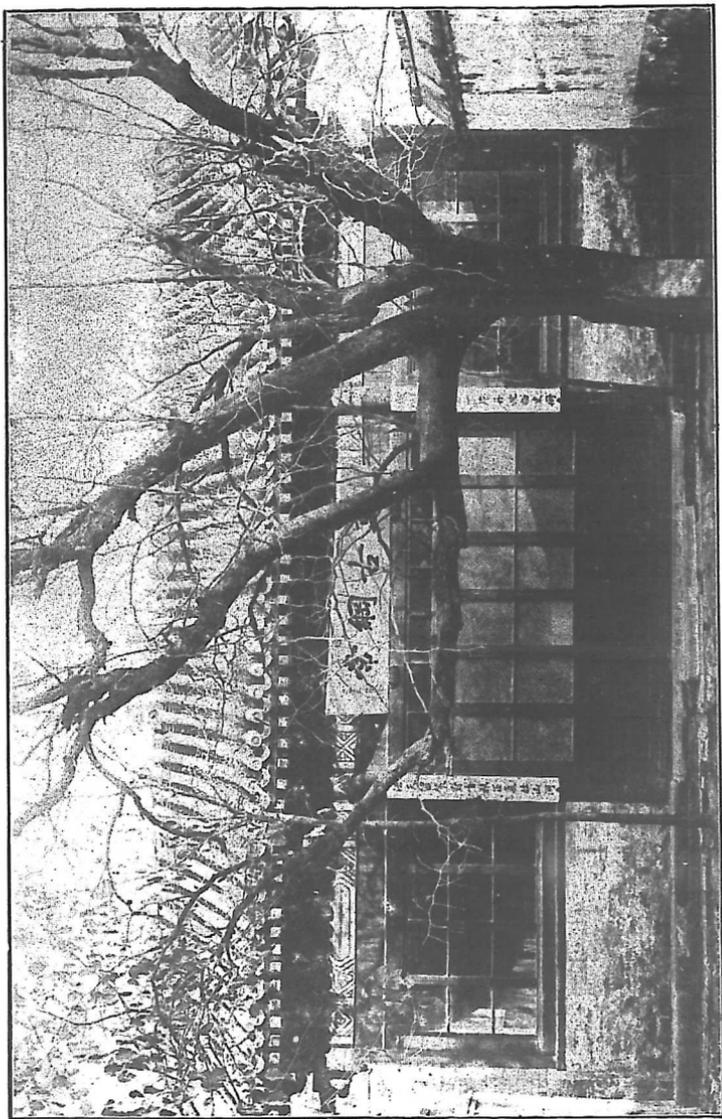
雲麾將軍斷碑記末匾原文

重修忠烈祠頌末匾原文

文丞相祠記



影攝門大祠相丞文



文 丞 相 祠 大 殿 攝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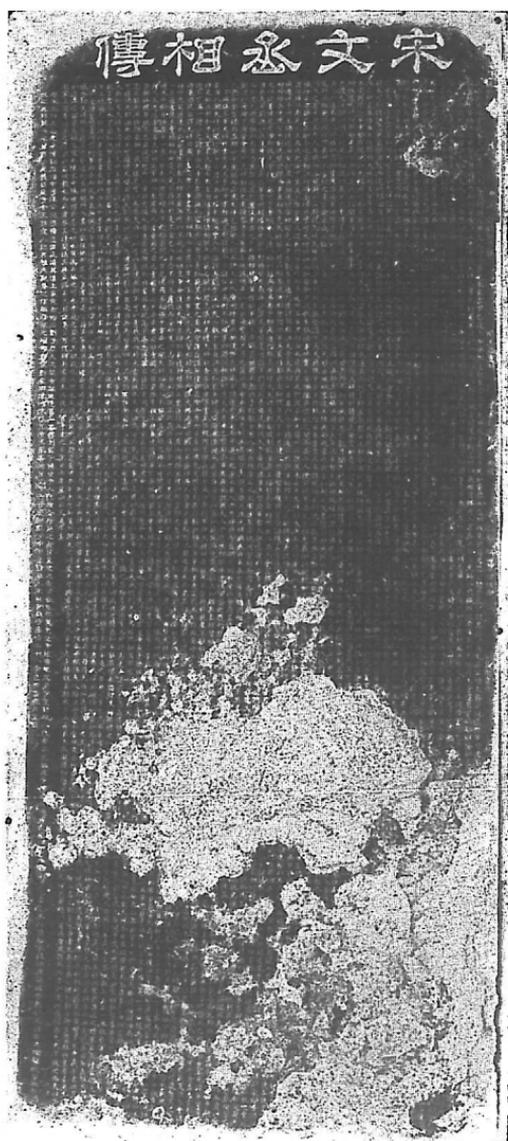
文丞相塑像攝影

過文先生祠
 十年燕市過公
 祠瓦閣松陰去
 馬遲九死欲回
 唐宇宙一生輕
 繫漢威儀雲飛
 斜照歸人晚霜
 重無枝棲鳥疑
 千古中原今故
 在忠臣遺恨可
 曾知
 嘉靖甲寅春望
 南京戶部主事
 嵩山李世德題

過文先生祠石刻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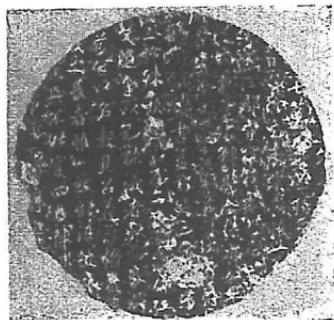


宋丞相文公立像石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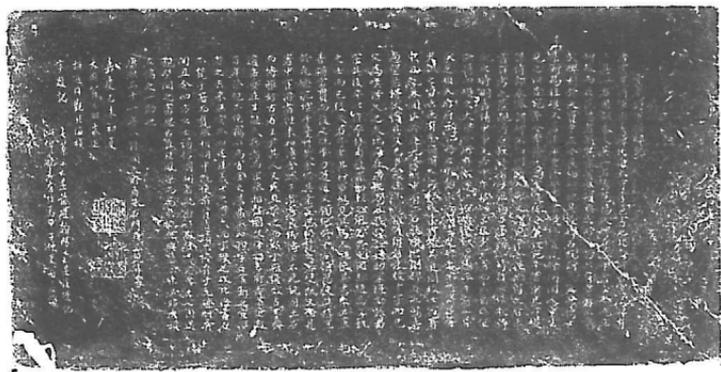


五

影攝石立傳相丞文



雲麾將軍斷碑二礎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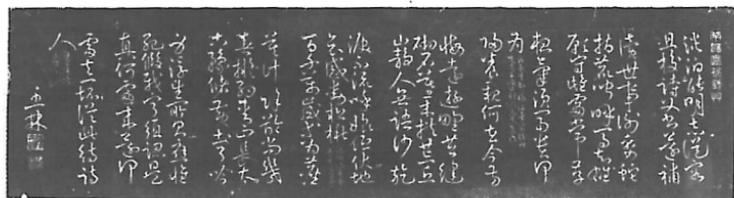


七

雲麾將軍斷碑記刻石攝影



雲麾將軍斷碑後刻石攝影



半隱廬近詩草刻石攝影

同治五年丙寅仲夏月

天 地 正 氣

禮部尚書兼管萬善
顧天府尹卞實第謹立

額 匾 右 龕

道光七年孟冬上浣

仁 至 義 盡

十八世孫柱敬書口口

額 匾 前 龕

府尹青夢熊敬書口口

古 誼 忠 肝

龕 上 匾 額

道光辛丑閏三月

有 宋 存 焉

邑後學黃贊湯謹題

龕 左 匾 額

劉金門少宰句

南 宋 狀 元 宰 相

西 江 孝 子 忠 臣

十八世孫王部主事柱敬書

聯 對 後 龕

正 氣 常 存 俎 豆 至 今 尊 帝 里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九月重修

祠字恭紀

孤 忠 立 極 神 靈 宜 近 接 巽 宮

十八世孫柱薰沐謹書口口

聯 對 上 龕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仲冬 穀旦

正氣貫人寰 河岳日星垂萬世

明禋崇廟貌 丹心碧血照千秋

長白文輅敬撰并書口口

延國祚於一纜垂絕之日 景炎祥興愈艱危愈
昭忠烈具此虞淵挽墜之赤誠 已覺功同再造

康熙癸酉仲秋禮水吳福同并書口口

極從容信是衣帶盟心之素履 何難道接羣儒
踐聖言於九死不渝之時 成仁取義極慷慨尤

殿內東西牆對聯

龕前迎面對聯

文丞相傳

宋劉岳申撰

明王遜重刻

教授周延祚

○子卿校

梅珮書額跋

吳期書丹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卿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履上而丞相佐故名

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共廷對策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效方鎮建守就圍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爲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尙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証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聞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

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帥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丞相王燾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燾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阻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素厚宜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於洪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南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累衰從戎無累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爲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塞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至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土龍磯之而全不援元師薄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

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胥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至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至督府覓宥之獨斬曾全以狗奏贖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機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首於杭天祥未決兩府再致至遣環衛玉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於杭守獨松關未幾孟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敗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闔廣大臣曰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王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擊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宗廟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丞相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終釋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尙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

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語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樣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樞書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岢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回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尙何言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詩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足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七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輿朱華鄒灝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濟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濟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

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年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眞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眞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間脈終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爲言潯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皖兵今已通秦軍攻潯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軍向瓜洲再成與刺使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復以潯頭楊子橋兵合而攻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卽爲書李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眞州不常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給天祥出視城濠使王陸兩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爲說城天祥才驚嘆而兩都統驅馬入城門已閉矣杜濬赴城壕欲死有張徐二路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千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濬連騎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

云無可奈何今只遇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紅令送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寔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濬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此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俸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逝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莊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訟城愈急遂不敢入城者夜城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安如臬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謀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泇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負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趨汀州遣督參趙時賞督諸趙孟灃復寧都督質吳浚復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

死浚衛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峻都與左丞阿刺罕參政薰某既入闕李珣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都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零都大捷因開府與國督謀張林監軍趙時賞孟深盛兵潯贛城下招諭使鄒淵率贛諸縣兵擣永丰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郡豪傑皆納款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瑤張虎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傅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鐘步張林趙時賞趙孟深率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藉死孟深收殘兵保零都督府開鄒淵聚兵數萬於永丰乃引兵就之會淵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墜不動猶手殺數十人乃自殺崖石死使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妻妾子女皆陷惟女曾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就執張林劉欽爲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朮呂師夔李桓以步卒入嶺峻都薄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命弟壁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與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陞

秀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望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虎口涉遠道於踈波雖成敗利鈍逆昭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動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州自福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文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人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會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遜荒制詔勅令出諸公口何奈不恤國事以游詞相拒邪秀夫太息而已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於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弘範步騎尙隔海港陳懿爲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旣濟使其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能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斃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爾或曰奈何不拜

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亦不能強遂以長掛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馳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挾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獲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其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與赴海大妃從三宮人以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舉酒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保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耶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副元帥臨鈔兒赤亦起行酒天祥不爲禮臨鈔兒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立廬陵乃爲女祭奠爲詩別諸友遣人持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自始

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七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常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臣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耳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慕陳丞相以太皇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終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不能則

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曰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向怒汝欲死可得快死也汝死必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則快何不快爲博羅呼引去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嘗裝所脫瓜齒鬚髮寄弟壁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羣臣皆曰北爪無如都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盡棄其平生遺臭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朮丁參知政事麥朮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此朝用其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

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水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砂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應爲歌更置酒爵丞相相慰籍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旣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遷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嗒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卽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登鼓此豈希合苟生者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也方其脫京口走眞揚脫眞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

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慕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右宋丞相文山先生傳勒石祠中嘗謁公祠○瞻遺像及讀其傳生氣宛在惜石剝歲久文間有闕遺遂易石易書刻置于祠嘆乎人代有公殆天之有日星地之有河嶽也然董忽變于陰晦地反常于震動故人代有喪亂數厄于○○公適○之○變于天○常于○公豈不知移宋祚獨力難回者哉顧天經在我地維攸繫慨然己○○且之死胎萬古之生○公死義以至于今天以定人紀以植夫孰爲之陰晦釋而光耀愈新霎動息而流○不改凡有血氣者仰日星于六合慶河嶽于中原豈特○人之私企圖哉時嘉靖二十八年季巳卯貳月望日遜識

福裕昌商店東安市場頭街道

重修碑記（立石原文）

宋文信國公祠在京師順天府學之東明初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公崧創建其地在元爲柴市卽公授命之所因附巽序報馨者焉祠屬儒官典守春秋官爲致祭

國朝因之祀典廟貌冠服詳日下舊聞諸書無待記公之忠忱貫金石而光日月史乘皆詳亦無待記其記者以忠臣後裔能追念先人新祠廟以光俎豆也道光四年夏余奉擢府丞之命肅衣冠拜祠下周歷堂廡遺像凜凜有生氣惟丹腹剝落牆屋間有欹侈亟謀所以重新之適公之裔孫柱號東川者官兵部主事及現任山西文水令壽華號西亭者請身董其事余喜曰忠臣有後於茲益信卽以是年冬書啓於冊與前大司空兼尹陸文恭公前府尹今少司空申君鏡汀捐廉爲倡踰年協辦大學士兼尹盧公今府尹何君仙槎咸分廉仗之東川復請於同鄉醴金爲助祠舊有享堂三楹中塑公像旁列石碑畫像東壁嵌李嵩書李秀殘碑今循其舊木石甃整則易以新堂前二門上顏教忠坊三字今改建廳事三間門屏刻正氣歌少司空李君春湖所書也前廊東列地土神牌其西立碑記一通前後分兩院皆鋪甃石繚以周垣大門較舊卻八尺前加屏牆仍額教忠坊其上於是行道之人皆肅然致敬焉是役也督工事勸捐輸皆東川主之經始於道光七年春二月落成於是年秋九月共費銀一千八

百兩捐輸姓名悉鑄於碑陰以垂久遠東川囑余記之余樂夫忠臣有後而同人相與有成也於是乎
記賜同進士出身 誥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丞稽察右翼宗學加一級記錄八次平湖朱爲弼敬撰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順天學政加七級記錄十二次南昌彭邦疇敬書

雲麾將軍斷碑記（刻石原文）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書也北海所書雲麾碑有二其一名思訓秦人其一秀范陽人碑在秦中者至今屹立如故而在范陽者斷裂棄置遷徙無定所蓋物各有幸有不幸哉碑刻於天寶中在今良鄉縣地其後碑石既斷良鄉學博士某斲爲柱礎又若干年重修學宮棄礎雜置瓦礫間閩人董生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寫書良鄉令瑩致宛平署中凡六礎孫侍郎丞澤謂石不知何時入都又謂宛平令掘地得之皆未嘗詳考也蔭旣得石嵌於署壁號爲古墨齋一時名人作詩歌紀之時明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尹署而王京兆惟儉携四礎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二礎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順天府府丞公務之暇訪求所謂雲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訊之皆云無有余疑前人所紀或未可據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旣暮閒出於庭蔓草中有二石就視之則碑石也驚喜過望急拂視讀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纔數十字而已又爲嘆息久之夫北海在唐性方直敢諫諍如助宋儼劾張昌宗其後卒以忤李林甫獲罪節烈之風著於史冊非徒爲丈藝之士而已後之君子考其行事見想其爲人就使其書未必盡善猶當質而護之况筆力遒逸又獨絕於千古顧忍使其雜置於瓦礫沉埋於蔓草哉余惜其棄置思仍葺之署壁又念是署中宦遊者往來如傳舍然下者若

良鄉博士不免視同土石而博雅好古如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雖復效古墨齋遺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去府署甚近數百年祭祀不絕竊以爲官舍之屢易不如祠宇之常新也官遊者之去來無定不如忠臣義士之歷久而不沒也故北海書石不葺於署而葺於丞相祠中既使前賢遺跡不終棄於瓦礫草莽間且今四方之士謁信國祠者既有以激發其忠孝之心因退觀壁間之書思古直臣風概而爲之慨然與慕亦未必非廉頑立懦之一助也

康熙三十一年八月順天府府丞石門吳涵記并書

嘉慶己未初夏

大興翁方綱武進

胡遜同觀北海殘

字題記七葉云是前礎輸賜云云是後礎記

此俾觀者有考焉甲子仲夏翁方綱識

過文先生祠（刻石原文）

十年燕市過公祠。瓦閣松陰去馬遲。九死欲回唐宇宙。一生輕繫漢威儀。雲飛斜照歸人晚。霜重無枝棲鳥疑。千古中原今故在。忠臣遺恨可曾知。

嘉靖甲寅春望南京戶部主事嵩山李世德題

○遂吳期書

燕山張鸞鐫

雲麾斷碑題後（刻石原文）

雲麾餘斷碑適在信國祠惟康熙中年吳記詳言之重建古墨齋已是嘉慶時蘇濟志撫本祠壁未置辭徒令訪古者往疑傳疑我來尋兩礎摩挲啓新知片羽此吉光鬼神合護持又恐歲月湮稽考無所資須俾後跡今同好在茲勒石告來哲質言書事詩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月之望順天府府尹濟甯孫楫書

雲麾將軍斷碑記（木匾原文）

二十

（此文與刻石原文完全相同故略去）

咸豐辛亥奉檄攝順天學篆學宮左側舊有宋信國文丞相祠並職典守既肅謁廡下見東壁甃側有
二乃是所傳雲麾斷碑唐李北海書也後有石刻記斷碑故實爲康熙中京兆少尹吳公涵所識顧其
石下字多模糊殆不可攷遂日夕拂拭往復披讀既久得其大略又值同官呂君藝林出其所藏舊日
榻本相與考證始得貫徹前文悉其巔末乃嘆北海爲人遭逢不偶勁節未嘗稍屈寔有唐一代偉人
或其斷碣殘碑已成吉光片羽復委蛇周折卒附信國祠以並傳益知氣求聲應不第生同世者惟然
也京兆吳公好古深思潛新憲遠位置名賢遺跡於不朽爲功豈淺鮮哉獨是所識石刻迄今百六十
年捶榻旣久漫漶日甚若復數年或十數年勢將不可以辯竊恐斷碑失考不惟有生抱憾卽吳公深
心亦將湮沒初志擬依原文重勒石刻庶可多歷年所乃屈指瓜期勢將莫及不得已僅書之木板雖
無補於前賢而後之覽斯石者得以參觀原刻庶易曉然於前賢遺記流落之故與夫吳公愛護之誠
亦或有小補云爾倘踵事諸君舉而行之又不禁切切厚望焉

屬順天府教授南皮侯本臨識

咸豐二年一月

日

重修忠烈祠頌（木匾原文）

歲嘉慶庚申同鄉吉安諸先達於京師內城

文忠烈丞相祠煥然新之洵義舉也先是給諫魯南畹先生每拳拳在抱以其地屬順天所轄遂早爲之緩頰焉按地京景物略祠丞相學宮中曰教忠坊丞相廬陵人廬陵人祠丞相學宮外曰懷中會館教忠長上志懷忠臣子志也今懷忠會館已莫可考江右士夫歲時致祭則皆在中城之忠祠因之來此地者頗空谷足音本歲江右士夫於此地祀典重爲舉行以補前之所墜爰於牆垣棟宇竝捐費新之所以表彰先賢卽所以養體教忠之意纏綿篤贊鼓舞歡欣良由根於秉彝之所同好而不能已至遠則自戊戌肄業成均每時瓣香展講而邇睽遠多載益惟恐修葺之或緩蓋所關係綱常名教甚鉅是以幾不自知其何殷然至若是爾茲幸落成謹輯忠烈集二百二十四言誌喜以忠烈集頌忠烈冀或可仰邀鑒歆云

上下今古

劉欽

撫念人物

慰饒州胡通判

吉爲大邦

回吉守李寺亟蒞

磅礴鬱積

回文教

義盡仁至

李鼎神石銘附

信國文公

羅倫祠記附

冠冕像設

回寧國孟兵部之縉

俎豆春風

與知

吉州江提
舉萬頃

在天之靈

裔孫至倫
堂記附

無乎弗在

羅洪先
祠記附

三間風雨

與吉州劉
守漢川

寧不感慨

回永州揚守履順破屋三間塑像兀坐冠進賢冠朱
衣色帝。京古蹟攷所載今日下舊聞攷援引及之

何當簪盍

回龍與熊
倅震龍

志在綱常

鄧光薦忠
義傳附

輝煌巍煥

裔孫重修上
乘菴記附

萬丈

光芒

與宋
衡州

曰五色給事中

楊士奇
祠記附

重相顧念

回許密
○自

歸然靈光

回羅
子遠

百年幾見

與汪安撫立信謂
給諫魯南晚先生

恭惟

國家

安湖書
院記

維孝維忠

祭安
撫

覽輝斯下

祭秘書
彭止所

偉哉我公

祭蕭檢詳祠每
年順天府官春

秋致祭所以立臣道之防隆秩祀之典者千古增輝鳳翔千仞俯視世間江西朱文端相國贊忠烈語按忠烈啓楊提刑高峯有方千仞翔而覽下七字

代有英傑

與胡節推幼廣

廬陵盛矣

王炎午生祭文附

遠近響應

鄧光薦忠義附錄

襲芳趾美

彭序祠記附泗水郭平溪明府暨待次參軍甲杰袁公最先商確此舉隨刑部劉韞山先生與蔣任滇南魏公魯谷遂領袖其事矣

奕奕廟貌

嘉濟廟記

葺而新之

楊士奇祠記附錄

我之懷矣

回安福趙宰與潯

我心寫兮

回素州鄉卒

歲啓後庚

門謝表

大橫有兆

天瑞節進功德疏

想望風采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轉移世道

與顏古尉復古

泰山喬嶽

謝陳侍郎存

古栢蒼松

與吉守劉守漢侍

蹇蹇諤諤

曾叔仁義約籍序

教思無窮

與陳直院維善

教忠坊額舊已剝蝕今仍以三字榜諸門外

古心先生

回劉架開會孟

大忠大雅

與袁州雷侍郎

馳想之山

回宣州洪倅

爲之後者

裔孫上乘菴記附鄱陽江古心文忠公於忠烈爲前輩咸淳九年謂忠烈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後文忠聞襄陽之破遂全家投芝山止

水池中忠烈集杜詩所云湖水與天遠屈注滄江流是也

有懷星聚

送人聚
晏折俎

遠借光華

送人別
會折俎

喜而不寐

回曾建
推宗甫

斗轉河斜

王炎午望
祭文附

昭輝萬世

羅倫信國
祠記附

皦然萬古

與新知太平
州趙月山

表勵後人

楊士奇忠
烈祠記附

中流砥柱

彭叔英
砥齋銘

循廊而進

上倉州
謝解

當階而升

回宣州
洪倅

誦言莫既

除湖
南憲

山高水深

王炎午望
祭文附至

今文水仁山猶懋流風
遺俗忠烈謝解啓中語

右詩十四章章四句

時四月望日丁酉鄉後學鄱陽王定遠口口頓首拜呈

文丞相祠記

宋信國公文丞相祠在府學胡同本校西卽元之柴市也明初按察司副使劉崧所建命有司春秋祭祀景泰朝賜諡忠烈遺像改塑丞相衣冠座右有石刻像手執笏冠如明之國公上刻文公衣帶贊據傳文公所著日誌及其他諸舊書鐫板原存祠中迄不可考矣祠內有唐李邕所書雲麾將軍李秀斷碑二礎及劉崧碑焚於壁間築殿三楹聯曰南朝狀元宰相西江孝子忠臣正中一額曰古誼忠肝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戊申左都御史李邦華縊於祠中有清賜諡忠肅嗣是順天府府尹咸春秋致祭焉民國十七年冬韓公耀洲來長本杪自幼服膺文公忠烈尤爲社會楷模急思重加修葺藉表崇敬適十八年春日本陸軍大學教授友田宜剛及智原喜太郎躬謁祠舍行最敬禮畢當見祠舍蕪圻立願捐資囑加修葺韓公當思本國先烈不知自加修葺而乃受助於異國日人殊覺可恥當婉言却拒於是重修之意益決因上呈北平市政府經何其鞏市長批撥洋二百三十六元遂興復而呈今日之景象焉是爲記

庚午孟夏北平陳汝波撰書

宋文相國公正氣歌

李梓材錄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閔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摘錄新北平報故都叢考

今安定門內交道口南府學胡同小學，乃宋信國公文天祥祠之舊址也。文字瑞卿，南宋時江西廬陵人，家對文筆山，故又自號文山，宋封信國公，宋亡被俘，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至元都（今北平），元人勸之不降，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遂被殺。明初，按察副使劉松爲立文山祠，明宣德間，命有司春秋致祭，景泰時賜諡忠烈，像改塑丞相衣冠，清代定都北平，予諡忠肅。文山所著各書之板，原存祠中今皆失去，祠內東壁，嵌有唐雲麾將軍李秀斷碑二，係明順天府丞吳漸所置，明末崇禎十七年三月，左都御史李邦華，因城破自縊於祠中；東口有木坊文曰「教忠坊」，西口有「育賢坊」，東口在元代爲柴市，乃刑場，即文山就義處也。

（琢如）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date or additional notes.